

二零零八年 (夏)

上海鲁迅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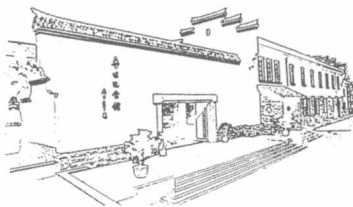




二零零八年

上海鲁迅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鲁迅研究. 2008·夏/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745-202-7

I. 上… II. 上… III. 鲁迅(1881~1936)—研究—年
刊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1352 号

上海鲁迅研究 2008·夏

作 者: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责任编辑: 言 孙

封面设计: 肖祖财 王斯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202-7/K · 035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顾 问 (按姓氏笔画序):

丁景唐 王元化 陈鸣树

周海婴 杨可扬 夏征农

贾植芳 徐中玉 钱谷融

倪墨炎

主 编: 王莲芬 王锡荣

副 主 编: 邱作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序):

王莲芬 王锡荣 乔丽华

李 浩 邱作健 施晓燕

秦海琦 凌月麟 蒋雅萍

缪君奇

责任编辑: 李 浩

目录英译: 施晓燕

封面设计: 肖祖财

插 图: 茅才龙

目 录

悼念王元化先生和贾植芳先生

鲁迅精神的承传者、民族灵魂的拷问者、青年学人的启蒙者

——怀念本刊顾问王元化先生 王锡荣(1)

怀念贾植芳先生 李 浩(6)

史料·考证

黄源致包子衍信(上) 黄 源(10)

关于鲁迅参与绝卖“公田”的《公同议单》 裘士雄(33)

文协档案中的作家书简(下)

——纪念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 70 周年

..... 邓牛顿 整理(46)

鲁迅在香港讲演遭删禁新探(下) 张钊贻 李 桃(63)

殷夫的真姓名、生年及家世 王艾村(76)

纪念李桦诞辰一百周年

在鲁迅的指引下 李树声(84)

学习与继承 广 军(89)

发展儿童版画 不忘恩师教诲

——纪念李桦老师诞辰 100 周年 张桂林(92)

继续发扬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的时代精神

——纪念李桦先生诞辰 100 周年 金石欣(98)

纪 念

难忘那双深陷的眼睛

——怀念颜雄先生 王锡荣(100)

鲁迅作品研究

交流的无望与无奈

——鲁迅小说对人类交流困境的表现 陈正敏(106)

鲁迅对女娲形象再造之时代意义研究 廖明秀(118)

生命力和寂寞中的敏感

——鲁迅的《一觉》与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

..... 王 昊(137)

鲁迅与上海

鲁迅与上海

——纪念鲁迅定居上海 80 周年 袁良骏(145)

浅论鲁迅对上海的观感及缘由 施晓燕(153)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1933 年的左翼青年作家·周文·地缘小说(上)

..... 陈方竞(166)

鲁海漫谈

割不断的兄弟情

——《老虎桥杂诗》中的鲁迅	乔丽华(192)
张岱卒年及其他	高道一(199)
一个中学生日记里的鲁迅北京演讲	北海(202)
大侠为何赶走了阿Q	
——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反思	谢明 陈瑞英(206)

青年读鲁迅

雏凤声清又一年

——2007年青年学人鲁迅研究成果评述

..... 王吉鹏 王敏(212)

读书杂谈

一个鲁迅学史家眼中的“东亚鲁迅”

——读张梦阳著《鲁迅学在中国在东亚》

..... [日]李冬木(230)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日文版序言

黄乔生(236)

编 后

CONTENTS-Summer

Memorial to Wang Yuanhua & Jia Zhifang

Our condolences to this book's Consultants Wang Yuanhua

..... Wang Xirong

Memorial to Jia Zhifang Li Hao

History · Textual Research

Letters from Huang Yuan to Bao Ziyang(I) Huang Yuan

The Contract of sold out Family Field which Lu Xun

Participated Qiu Shixiong

Elections from the Files of the All-China Anti-Japanes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and Artists(II) Deng Niudun

Talk something about Lu Xun's speech in HongKong

which was revised and forbidden(II) ... Zhang Zhaoyi & Li Tao

Yin Fu's Real Name, Life, and Family Wang Aicun

Commemorating 100th Anniversary to Li Hua's Birthday

Under Lu Xun's guide Li Shusheng

Learn and Inheritance Guang Jun

Developing Children's Printmaking to memory teacher's

instruction Zhang Guilin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spirit which Lu Xun's

proposal about new woodcut Jin Shixin

Memorial

Think of Mr Yan Xiong Wang Xirong

Researches on Lu Xun's Works

Lu Xun's novels depicted the difficult position of human

communication Chen Zhengm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oddess nvwa's image Created

by Lu Xun Liao Mingxiu

Power of statement and sensitive of Loneliness Wang Hao

Lu Xun and ShangHai

Lu Xun and ShangHai Yuan Liangjun

The reasons of Lu Xun's impressions of ShangHai Shi Xiaoyan

The study of Lu Xun's Contemporaries

The young left-winger writer • Zhou Wen • novels(I)

..... Chen Fangjing

Random Talk on Lu Xun

Brothers' feeling Qiao Lihua

Zhang Dai's death time and others Gao Daoyi

Lu Xun's speech in Beijing recorded in a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iary Bei hai

Reflected on the reformation of middle school's language

teaching Xie Ming & Chen Ruiying

Youth read Lu Xun

Study results of Lu Xun by young Scholars in 2007

..... Wang Jipeng & Wang Min

Book-Reviews

‘East Asia’s Lu Xun’ in a Lu Xun study scholar’s eyes

..... [Japan] Li Dongmu

The Foreword of Japanese versio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Huang Qiaosheng

Editor’s Notes

悼念王元化先生和贾植芳先生

鲁迅精神的承传者、民族灵魂的 拷问者、青年学人的启蒙者

——怀念本刊顾问王元化先生

王锡荣

著名学者,本刊顾问王元化先生,于5月9日倏尔去世。虽然以八十八岁的米寿,亦可谓高寿,但是,在当今中国思想界,正需先生这样的巨擘引领,以更解放的思想,做更深入的理论探索,找到一条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文学发展道路,然而……

在这时代的转型期,我们失去了王元化先生,这是中国文学的大不幸,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

作为一名曾经的华东师范大学学子,我可算是王元化先生的学生;作为鲁迅研究界的一员,我也可算王元化先生的一名私淑弟子;作为上海文化界的一名普通工作者,我当然更是王元化先生隔了数级的部下;而作为《上海鲁迅研究》的编者,我更是把王元化



先生看作我学术上的偶像。王元化先生的逝世,不仅是中国鲁迅研究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本刊的巨大损失,更是我本人人生历程中的一大损失。在我的心目中,王元化先生是鲁迅精神的传承者、民族灵魂的拷问者,也是青年学人的启蒙者。

我第一次见王元化先生,是已故学长包子衍先生带我去的。那时王先生好像刚搬进吴兴路 246 弄。那还是 80 年代初,他还没有担任宣传部长。我们那时访问王先生,当然是谈鲁迅,谈 30 年代文化界。虽然《鲁迅全集》注释本已经出版,但是,其中还留下了不少空白。例如,光是待查的人物就有好几百个。王先生既是抗战初期“文委”成员,又是 30 年代文学的研究者,以他对那一时期文化界的熟稔,谈起来如数家珍。从他那里,我们得到不少新的线索。那时,其实王先生自己也在进行着鲁迅的相关研究。

在没有见到王先生之前,他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在 1981 年底,我参加完《鲁迅全集》的注释、编辑和出版工作后,回上海的途中,就有学人对我说,你们上海的王元化,此人将来在理论界的地位会非常高。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老资格的革命者,理论修养深湛的大学者,又遭受过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劫难,是饱经风霜的学术界前辈。与他对话,对我来说多少有些望而生畏。没想到,王先生却是一个异常随和的人。我们的拜访,完全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聊天。他甚至反过来向我们“讨教”,一点也没有大学者的架子。他还请我们为他查一些资料。

之后,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有时与老包一起去,有时独自去。我之所以敢单独去拜访,实在是他的随和彻底打消了我的拘谨。尤其是,他非常诚恳、明确地对我说:我喜欢你们来谈谈,我希望了解你们专搞鲁迅研究的人的看法。虽然我是个小字辈,学习与包子衍不能比肩,他却一点也没有看轻我的意思。我理解,他注意倾听年轻人的意见,不是作秀,也不是单纯表示尊重,而是真诚

地面对,从而加强理论思索的严谨度,并解决年轻人的困惑。

1983年以后,由于王元化先生担任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工作非常忙,老包说,他现在忙了,我们少去打扰他。于是我们就几乎不去他家了。

1986年,在鲁迅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上,王元化先生作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作了《人格力量与思想力量》的讲话,我认真地听了他的讲话,感到真如醍醐灌顶。那时我正在编辑我馆的馆刊《纪念与研究》,我向王先生要来稿子,在我们的刊物上刊登了。

1987年,我决意将《纪念与研究》改版为《上海鲁迅研究》后正式出版,经过向有关领导呼吁,也得到了王元化先生的支持,改版终于成功了。我特地拜访了王先生,请他担任顾问。他说:“其实现在很多顾问都是不顾不问的。我也不大会有时间顾问的。”他的意思很明白,他不赞成徒有虚名的“顾问”,暗示我考虑有无必要请他当顾问。但我极其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我既知道他对鲁迅纪念馆的事总是有求必应,又对年轻人爱护有加,因而坚决地表示:一定要请王先生屈就。很明显,面对一个年轻人恳切的目光,他又不忍拂我的诚意,于是沉吟着应允了。这使我喜出望外,回去赶紧把聘书送过去。

1988年,元化先生卸下了宣传部长的任。我又开始去他家走动了。我不清楚包子衍是否也去,估计去的机会不多,因为那年他就被查出恶性肿瘤了。直到两年后病逝,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当先生得到包子衍去世的消息后,连连叹息说:“包子衍真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是有真学问的人。”说完,沉默了好一阵。这年,他的《传统与反传统》出版,他送了一本给我。我回家后,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了。但我发现,书中有不少校勘错误,就告诉了他。他一听,马上说:“是吗?那么,你能否帮我全面查一查,看到底有多少问题。”我一口答应了。回来花了一个星期,仔仔细细校读了一遍。记得总共找出校勘问题100余处,其中有些是排版错

误,有些却是笔误,还有一些则是习惯用法,属于我过分挑剔的。我把经过校勘的原书送还给了王先生。他拿过去一翻,惊讶地说:“啊呀!这么多!你花了好大工夫啊!”

之后,元化先生相对空闲一点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去先生家的机会反而少了。但还是每年要去看他几次。每次去,他还是一样对鲁迅研究的新进展很感兴趣,总要让我说说对一些新观点、新动向的看法。虽然他这时较少写关于鲁迅的论文,但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他对鲁迅研究还是非常关注的。我知道,他一直在思考着鲁迅,一直在思索关于五四、关于新文学运动,关于鲁迅和胡适。他的一些观点受到质疑,但受到更多的人欢迎。我也一直在关注着王先生,在思考着的观点。例如关于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左翼思潮的关系等等。说心里话,我对他的有些观点、有些提法也是有保留的。但我理解,先生是一直在进行着深邃的思索、反思、反省的。既在反思着历史,也在反思着自己的思想历程。其实这是需要勇于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精神的。不管结论如何,先生的思索将在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有些未尽精当的提法、表述,其实是大智大勇的大思想家、真正的智者、思想者在进行异常深邃、异常痛苦的精神探索中磨砺出的思想火花。它们本身未必都会留下来,却曾经闪亮,至少在思想精品的生产中起了磨砺、催生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对此,庸凡之辈自然难以理解。我想,先生是乐于在思索中不断产生,并不惜扬弃这样的火花的。

近年来,先生身体越来越弱,辗转医院与旅舍之间,尤其当他夫人离去后,更是江河日下。我和同事、友人们也经常去看望他,看到他的日见虚弱,常常令人感到心忧。而他却仍乐观。如有女士上门,他还总注意衣着尽量整齐。

去年夏天,我陪几位友人去看他,请他为我馆题一幅字,他欣然应允。我知道他近来常常写一些书法。过了些天,再去取时,我

终于鼓起勇气，腆着脸向他要一幅墨宝，他二话不说，立刻要护工拿出他已经写好的几幅字，让我挑一幅。我挑了一幅鲁迅的语录，恭恭敬敬地装裱了，至今还挂在我的书房里。

前些天，刚刚听说元化先生状况不大好，本想抽空去看望他，谁知偏是琐事缠身，原打算周末去，谁知他竟撒手而去了。他的音容笑貌，此刻还历历在目。

王元化先生，一个多么富于洞察力而待人宽厚的人，一个思辨多么深邃而态度多么慈祥的人！一个多么痛彻心扉拷问、鞭笞民族灵魂而以冷静蕴藉出之的人，他的思考中含有太多的蕴含，那些略有一得之见就不停聒噪的人们，是永远不会理解他的。而严肃的学术界是不会忘记他的，本刊曾经以拥有这样一位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大学者为顾问而自豪，现在，本刊为失去这样一位深邃的大学者而万分痛惜！

哲人其萎，继者安在？我为中国文学界一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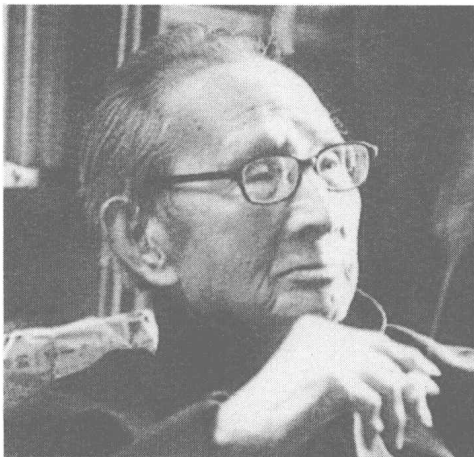
2008年5月15日于里虹桥边

怀念贾植芳先生

李 浩

知道贾植芳先生是到上海鲁迅纪念馆之后的事。20 世纪 90 年代末,因为要征集有关 30 年代日本留学生关于鲁迅逝世纪念活动的一些资料,随王锡荣副馆长到复旦贾先生的家中拜访了他。初与贾先生见面有些拘束,但他是绝没有大学者架子的人,交谈中顺手递烟给我,先生的这一举动,一下子就打破了我的拘束感。这是第一次见面。

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时常拜访贾先生,聆听贾先生的教诲。其间,也会谈些杂事。贾先生说话山西口音比较重,开始不是很习惯,去的次数久了也能听懂个七八分,但还是比较累。虽然如此,



那时候也还是常去拜访贾先生,因为为贾先生广博的知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风趣的言谈所吸引。所谈的事因为时间久远有些淡忘了,搜寻记忆中,当时他谈得比较多的是他的文学经历,以及胡风和高长虹。他对胡风很敬重,对于因为成为胡风分子而遭